容

齋隨筆

癸巳中春微雨遲鎖明孟寒不至題此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䘏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丸傳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

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鷄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横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絶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絶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絶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爲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紿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溫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于陳亡然後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扶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斁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

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
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
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儁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張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爽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婚所以縱史臧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垍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皐劉海賓段秀實或以莫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

地屢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辱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制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

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晋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柱綴爲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北虜爲國八十年傳數曾矣未何邪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晋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弃豈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三公改它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它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正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息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閑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　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　仁宗一朝十有三牓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牓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牓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牓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牓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牓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

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楚懷王

秦漢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倉勢頗與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迨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弒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弃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楊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楊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楊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楊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楊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

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堂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挑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儘儘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要娘歌悖拏兒舞阿鵲湯兩霖鈴杳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元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宮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

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絶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楊彪陳群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耋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群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簒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群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詞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

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淳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辟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關廷尊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

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昨日飲無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袁盎小人

袁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

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
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
難嘗謂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
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蓋盎本安陵群盜宜其怏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
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
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
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免而試文三篇謂
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
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
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
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
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勑語堂判猶存世俗喜
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
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
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

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鄫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記甗王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至子夏爲侯群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　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

失於考据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藉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爲繳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元顔亮擾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册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册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説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絶于此漢宫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絶三十六宫秋夜長憶楊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楊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
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
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
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
詩繆為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
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
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
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
盡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
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金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爰名也漢帝賢薛廣德疏
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沓君賜為榮多
矣至於龔勝鄭弘董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
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
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東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

死而方乞致仕者南度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鐘給賻既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侯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簀屬纊不復有請閤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論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愆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

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令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共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扣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効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判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予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

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才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事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夏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勑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它丘壠爲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爰厚之書進御即
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秦新州十
詩之事所獲幾何詒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
云得地利善為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
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
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
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
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
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
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
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屠雖賴田單
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
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許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
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
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
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
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上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閒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太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鄉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歛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

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擾鼓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
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
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麗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
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
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上
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法覺覺而弗捕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下言故盜賊
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
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
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劾問聽以會討爲效其
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
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
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

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也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正觀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鄉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邵漢官議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叙山勢峭峻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杭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穿窬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瓦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亦酒脯爰爰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

問道中人言尚千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邵書脫略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它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

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群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

已亡其前善爲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鄣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駰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詛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禰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
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曰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
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
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欲國存時說亡語
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
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
而不自覺文帝隆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
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
身爲寄坐受人指揮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
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
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
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

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宫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顔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壽蠱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悦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脅瘡疣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笯養之則自貽宫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

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
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
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
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
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
則刻核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
起老湍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
其二以遠兵端正信用晁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
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
產皆棄市七國之後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
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
食不置箸叱之使起非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
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
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使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

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郤詧暨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讒人所甚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播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忍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

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它皆類此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發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群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侈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賈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

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帝顧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所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作事至死亦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詩逸書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君民法左傳國子賦蠻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蠻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鴦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蓋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爲魚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并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也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
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
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
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
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陞正二品
入國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
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
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
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
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
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
爲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爲
大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
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
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
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享
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

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頹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牖又乎正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看與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
叔盛事素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
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
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
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
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
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
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人于建
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殁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
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
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
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
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
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
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
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
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髯客傳云隋煬帝

辛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貞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意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太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社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搥突夔人至壁列樹白桃鏝焉墻實以竹示武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迹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驚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歸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幷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減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方得藁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黄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

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人業卡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間爲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宗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顒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顒天民之先覺者矣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以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極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遣儲特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

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攻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騤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表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芈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

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鄧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弛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裘韡有心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旁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

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劫遥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諾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

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疎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閎夭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烹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貞所謂劇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繒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社稷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莫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狐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

旁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蹉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絶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圮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韃八兩鉋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閭務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愛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

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杜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楊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下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正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存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貞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僞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爲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泥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矣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

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語之矣

裴潛陸俟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俟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俟問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俟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

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實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擊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間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鄄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剪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貞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

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盍山玄鄉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鄉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鄉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鄉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珉盤礎鏤檀竦粢碧瓦鱗差瑶階肪戟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

玉泉矩洩靈颯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
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氷潔飲玉成漿饌瓊
爲胥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
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
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
爲銘詩曰天池北阯越領東鹿銀宮旗旗瑤殿矗矗陛
納九齒閶披四月檐角儲清簷牙衮縟雕牖餅閑鏤拱
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晬穆寶帳流
黃溫懈結綠翠鳳干旗紫霓溜稱星伯振鷺仙翁立鵠

昌明侍九肩連捧纛月節下鹽職輪旁燭凍雨清塵裔
雲散縠鈞籟虛徐流鈴禄續童初渟澄勾漏蓄縮嶽君
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風毋淪威瘞妃謝
毒丹厓罷徼赤子蠶福億齡聖壽萬世宋籙凡四十句
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
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
密乎帝愈嚴憚之方玄殿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

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爲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群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大小必謀之於衆人于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顓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

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飾次覬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吁可惜哉

孫臏減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後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

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消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鬬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摽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道且步且啄則以糯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綴置其所行處麂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詩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農民

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皐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爲門樓樹广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邪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折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出也他人無

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爻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既獲出險而復蹢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胷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罪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黄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圮近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使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搢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於此厥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貞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户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無屯户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之賦迫於無籍刑寛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内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慰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絲遺之布帛褒奬喜動顔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

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次責之或訴以鬬牛則召
責其鄰伍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
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朝食嗚
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
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
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
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
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
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
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
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
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
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
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姞
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
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
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
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

當是明年也案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豫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誼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

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爲患微矣若棄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舒元輿文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傑句曰向者如迎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氷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帛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
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
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
二者比之常劉爲不侔豈非絶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
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
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
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叩遷一
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
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
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
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
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
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
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
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說者遂
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

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東薪不流東楚邶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滸在河之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巖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馬言采其蝨言觀其旂言襮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詩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大曲伊凉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凉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凉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王唱伊州

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
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
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
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
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
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
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
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
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
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
有元子十卷李舒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
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
客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僧盡身皆
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胷露心曰
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僧三口三舌相乳國之
僧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
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僧男長大

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僭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僭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可作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户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氣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迫行步進退呼尚不忍況乃鞭朴之鄰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來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道綏遠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求頗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歛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歛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董十數公落落參錯天

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居無武略以制暴亂居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盡滅矣猶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戎以平定安集

為急怒吴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
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戒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屋不知何王殿遺締絶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
爲黄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籍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
華宫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
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未易爲汝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
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

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
煙霧嶺歷歷魚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
無情老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
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絶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
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
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
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
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
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
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
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
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
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
去病既責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
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

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冤之欽復說鳳以爲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人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旦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賁自是吾文之傑忠殆無一字空設其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暈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暈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常迢郭受詩少陵詡荅至有斬詩錦不如自得隋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絕云春光將將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顓門名家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窓詩云京城三日雪霙霙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窓朝日昇展轉守牀榻

欲起後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作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眞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閟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王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内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莫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温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想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閤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温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環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援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眞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

丈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一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為青城宰契散樂妓以歸為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為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貌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溫公自用龐頴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

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

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天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爲食故衆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寀典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棋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迕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爲寀院所治遂摭傳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作碑毀樓論文潞公皆負國息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無罪後以交通頻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録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麾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録其過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義豈區區壹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它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

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洒埽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

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眞善頌也吏拱手曰内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稾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

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賕謝爲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兖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爲兖牧郡縣背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内

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
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爲雲中守
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遒健有力令人無
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
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
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

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户老莊絶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内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抵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關天奥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度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内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輙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涖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

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兩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户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吴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咂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聲夜戰北窓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

人白少傳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桂團璧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録尹王性之所作而託名它人令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為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為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軍載斗量其名蓋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叙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

矣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爲君子奬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天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适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

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聽爲吳王殿以爲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録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兄子縱横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諭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末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末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牓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越境境內遂無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

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鈐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縣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洸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詗和詩必荅其來意非若今之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荅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答云藥裏閑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虡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於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爲言以爲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鬬薦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地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邪敎夫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

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賈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敦夫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絶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狀付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有無前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敕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

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脩靖康實録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叙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瘞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撙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讖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都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

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内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黄時危安得其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蒹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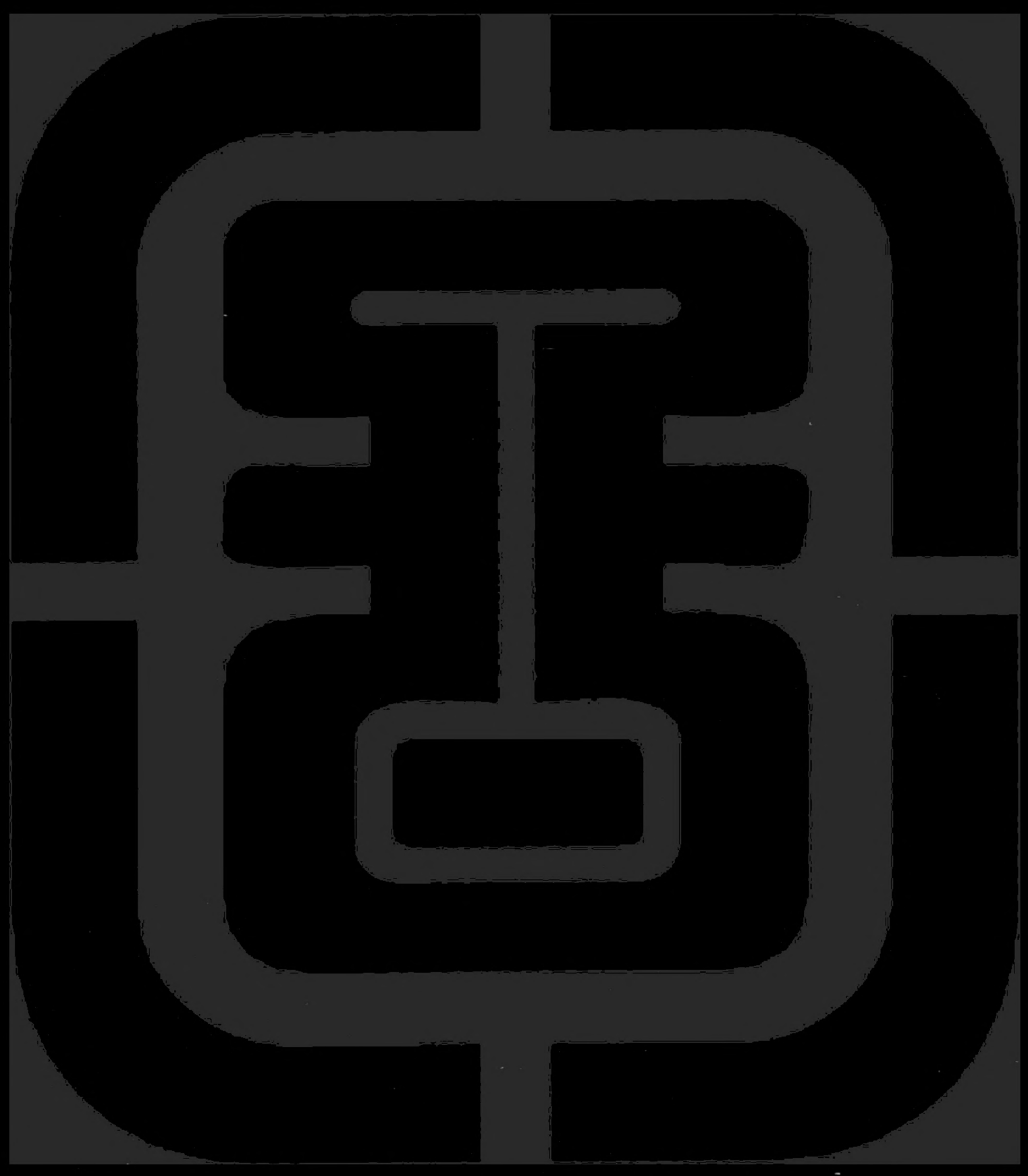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illegible]

□其幼文為讀[illegible]耳于人主萬事如是何得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于[illegible]古是也以

[illegible]天人數不[illegible]真[illegible]若無[illegible]

[illegible]人間人見真東黃[illegible]

[illegible]